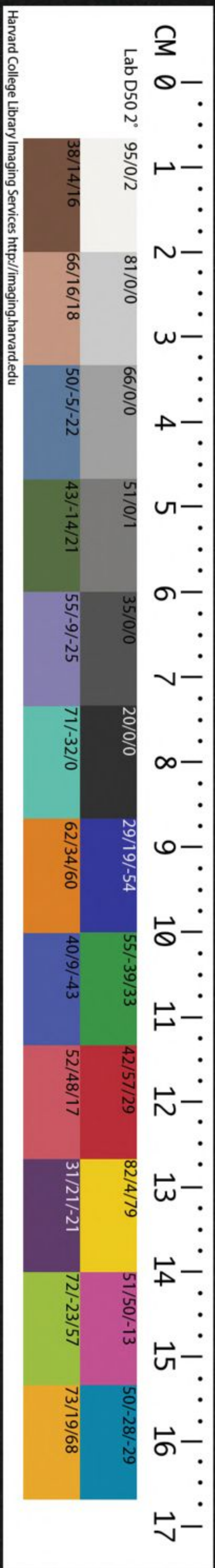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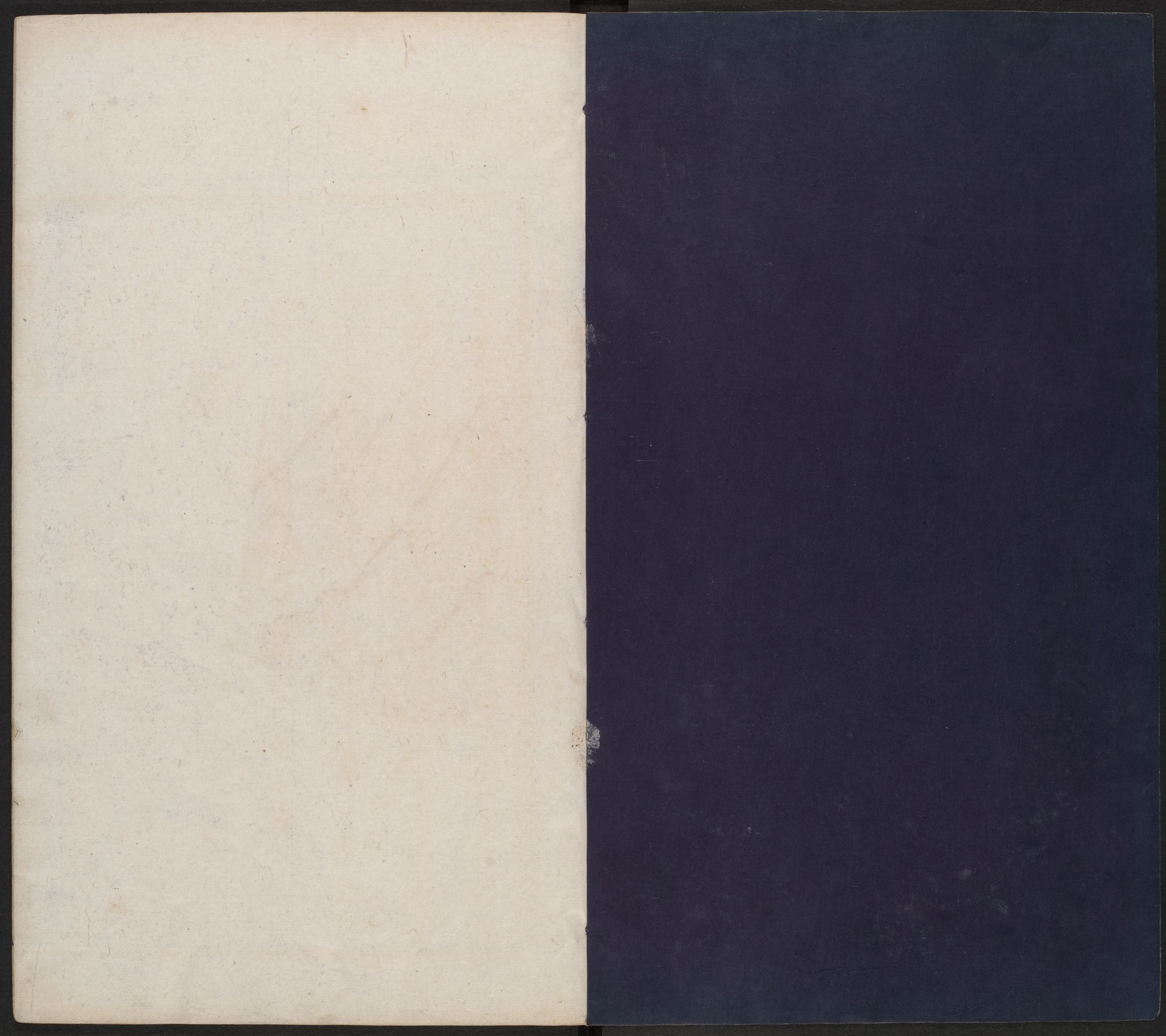
6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6 1964

T 2560/79546





魏志卷十八

晉書

宋太

李典

許褚

關溫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其父就有雄氣台有客  
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聚眾太祖破黃巾於壽張又  
從擊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太祖遣魏延張良等  
縣有別駕薛蘭曰李典

魏志卷十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李典

李通

臧霸

孫觀

文聘

呂虔

許褚

典韋

龐惠

龐涓

母娥親

閻溫

張恭

恭子就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衆隨太祖破黃巾於壽張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別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錢按離狐縣前漢屬東郡後漢屬濟陰郡史無置郡之文蓋建安初暫置而即罷耳

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封破從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徙潁陰令為中郎將將整軍魏書曰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羣書太祖善之故試以治民之政遷離狐太守時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為裨將軍屯安民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太祖勅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

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駑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

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與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增邑百戶。并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子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戶，賜典一子爵關內侯，邑百戶，諡典曰愍侯。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

魏略曰：通小字萬億。

以俠聞於江汝

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時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而恭

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衆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衆詣太祖，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

錢按魏略稱通領陽安太守蓋以都尉行太守事也趙儼傳表召遣使招誘諸郡惟陽安郡不動蓋當時都尉別領縣者亦稱郡矣  
錢按漢制大縣置令小縣置長此與趙儼傳稱朗陵長而田豫傳稱除朗陵令當有一誤

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喜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任使無方，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卽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羣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殲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攻破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

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年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文帝踐阼，謚曰剛侯。詔曰：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勲。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以基爲奉義

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玄胄，有雋才，爲時

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答司馬文王問，因以爲家。誠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脩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旣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誠勅正當爾，不待坐衆賢莫不贊善。上又問：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次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

上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  
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  
並可謂為慎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  
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  
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吾每  
思此言亦足以為明誠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  
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  
而至矣秉子重字茂曾少知名歷位吏部郎平陽太守  
晉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王倫以重望取為右  
司馬重以倫將為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復  
自活至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卒贈散騎常侍重二弟  
尚字茂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郡矩至江州刺史重  
子式字景則  
官至侍中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為縣獄掾據法不聽太  
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  
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

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  
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  
等並聚眾霸為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呂布也霸等將  
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  
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為琅  
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  
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兗州以徐翁毛暉為將兗州亂翁  
暉皆叛後兗州定翁暉亡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  
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  
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



軍爲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翁暉爲郡守。時太祖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爲念。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與櫬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爲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爲下邳令。霸

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認調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還。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衆。由是賊不得救。蘭遼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爲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

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文帝即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為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魏略曰霸一名奴寇孫觀名嬰子吳敦名黯奴尹禮名盧兒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別軍在洛會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為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文帝即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謂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明帝即位增邑五百并前遂東巡因霸來朝而奪其兵

三千五百戶薨諡曰威侯子艾嗣魏書曰艾少以才理稱為黃門郎歷位郡

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艾薨諡曰恭侯子權嗣霸前

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

霸一子舜字太伯晉散騎

常侍見武帝百官名此百官名不知誰所撰也皆有題目稱舜才穎條暢識贊時宜也

而孫觀亦

至青州刺史假節從太祖討孫權戰被創薨子毓嗣亦

至青州刺史

魏書曰孫觀字仲臺泰山人與臧霸俱起討黃巾拜騎都尉太祖破呂布使霸招觀

兄弟皆厚遇之與霸俱戰伐觀常為先登征定青徐羣賊功次於霸封呂都亭侯康亦以功封列侯與太祖會南皮遣子弟入居鄴拜觀偏將軍遷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須口假節攻權為流矢所中傷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不當為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為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

其子琮立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

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太祖問

日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歔歔流涕太祖為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備於長阪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

孫盛曰資父事君忠孝道一臧霸少有孝烈之稱文聘著垂涕之誠是以魏武一面委之以二方之任豈直壯武見知於倉卒之間哉與樂進討關羽於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船於荊城文帝踐阼進爵長安鄉侯假

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眾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

擊破之

魏略曰孫權嘗自將數萬眾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

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勅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魏略此語與本傳反增

邑五百戶并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為列侯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內侯聘薨諡曰壯侯岱又先亡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嘉平中譙郡桓禹為江夏太守清儉有威

惠名亞於聘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兗州聞虔有膽策以爲從事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炅母等作亂與昌豨通太祖以虔代松虔到招誘炅母渠率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虔察炅母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衆羣賊乃平太祖以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袁紹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爲寇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彊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濟

南黃巾徐和等所在劫長吏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羣賊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兗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惠文帝卽王位加禪將軍封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請琅邪王祥爲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

孫盛雜語曰祥字休徵性至孝後母苛虐

每欲危害祥祥色養無怠盛寒之月後母曰吾思食生魚祥脫衣將剖冰求之有少堅冰解下有魚躍出因奉

文聘在江夏數十年杜畿在河東六年當時委任郡將如此故兵民咸安緩急有賴

以供時人以爲孝感之所致也。供養三十餘年，母終，乃仕，以淳誠貞粹，見重於時。王隱《晉書》曰：祥始出仕，年過五十矣。稍遷至司隸校尉、高貴鄉公。入學，以祥爲三老，遷司空、太尉、司馬、文王初爲晉王，司空荀顛要祥盡敬，祥不從。語在《三少帝紀》。晉武踐阼，拜祥爲太保，封睢陵公。泰始四年，年八十九薨。祥弟覽，字玄通，光祿大夫。晉諸公贊稱覽率素有至行，覽子孫繁衍，頗有賢才相繼奕世之盛，古今少比焉。討利城叛賊，斬獲有功。明帝卽位，徙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戶。虔薨，子翻嗣。翻薨，子桂嗣。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杵斗者，置四隅。褚

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僞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以衆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卽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從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爲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刃入。褚至下舍，心動，卽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卽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

鄴力戰有功。賜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眦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

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眾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歐血。文帝踐阼。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為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為皆壯士也。同日拜為將。其

後以功爲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劔客也。明帝卽位。進牟鄉侯。邑七百戶。賜子爵一人。關內侯。褚薨。諡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爲振威將軍。都督徼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贊。復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爲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曰王。典。韋。陳留已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讐。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侯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

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爲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眈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戰。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

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韋旣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鬪常先登陷陣遷爲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歎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

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尙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义入輒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瞋目大罵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太祖退住舞陰聞韋死爲流涕募間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拜子滿爲郎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太祖思韋拜滿爲司馬引自近文帝卽王位以滿爲都尉賜爵關內侯



龐惠字令明南安狽道人也桓音少為郡吏州從事初

平中從馬騰擊反羌叛氏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安中

太祖討袁譚尚於黎陽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河東太

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惠隨騰子超拒援幹於平

陽惠為軍鋒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魏略曰惠手

是援戰罷之後眾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

也卿何謝之惠晚後於鞬中出一頭繇見之而哭惠謝繇繇曰援

農惠復隨騰征之破白騎於兩殺間每戰常陷陣却敵

勇冠騰軍後騰徵為衛尉惠留屬超太祖破超於渭南

惠隨超亡入漢陽保冀城後復隨超奔漢中從張魯太

祖定漢中惠隨眾降太祖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

關門亭侯邑三百戶侯音衛開等以宛叛惠將所領與

曹仁共攻拔宛斬音開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

惠兄在漢中頗疑之魏略曰真從兄惠常曰我受國恩

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後

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惠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

將軍皆憚之仁使惠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

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惠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船

攻之以大舡四面射隄上惠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

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惠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

龐公畫節曹氏誠為侯烈  
但少依馬騰父子騰謀於  
曹而傾為曹用超及其兄  
俱在蜀而傾與蜀戰并好  
即仇未為合宜

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惠謂督將成何曰吾  
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  
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惠與麾下將  
一人伍伯二人彎弓傳矢乘小舡欲還仁營水盛舡覆  
失弓矢獨抱舡覆水中爲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  
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惠罵羽曰豎子  
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  
能敵耶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遂爲羽所殺太祖  
聞而悲之爲之流涕封其二子爲列侯文帝卽王位乃  
遣使就惠墓賜諡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蠋絕脰隕身徇

語都無次

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  
在昔寡人愍焉諡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

邑各百戶會勇烈有父風官至中衛將軍封列侯

王隱蜀記

曰鍾會平蜀前後鼓吹迎惠屍喪還葬鄴冢中身首如生臣松之案惠死於樊城文帝卽位又遣使至惠墓所則其屍喪不應在蜀此王隱之虛說也

龐涓字子冀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  
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  
喪死不赦涓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  
衷七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勅遣不殺由是以  
忠烈聞

魏略曰猛兵欲來縛涓猛聞之歎曰猛以殺刺史爲罪此人以至忠爲名如又殺之何以勸一

州履義之士邪。遂使行服。典略曰：張猛字叔威，本燉煌人也。猛父奐，桓帝時仕歷郡守中郎將太常，遂居華陰。終因葬焉。建安初，猛仕郡為功曹。是時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詔以陳留人邯鄲商為雍州刺史，別典四郡。時武威太守缺，詔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補之。商猛俱西，初猛與商同歲，每相戲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責望。暨到商欲誅猛，猛覺之，遂勒兵攻商。商治舍與猛側近，商聞兵至，恐怖登屋呼猛，字曰叔威，汝欲殺我耶？然我死者有知，汝亦族矣。請和解，尚可乎？猛因呼曰：來商踰屋就猛，猛因責數之。語畢，以商屬督郵。督郵錄商閉置傳舍，後商欲逃，事覺，遂殺之。是歲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將軍韓遂自上討猛，猛發兵遣軍東拒，其吏民畏遂，乃反共攻猛。初，奐為武威太守時，猛方在孕，母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旦以告奐，奐訊占夢者曰：夫人方生男，後當復臨此郡，其必死官乎？及猛被攻，自必死。日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豈使吾頭東過華陰？太守徐揖請為主簿。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而死。太守徐揖請為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消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

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消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為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死。消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太祖聞之，辟為掾屬。文帝踐阼，拜駙馬都尉，遷西海太守，賜爵關內侯。後徵拜中散大夫。薨，子曾嗣。初，消外祖父趙安為同縣李壽所殺，消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消母娥自傷，父讐不報。乃幃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讐已報，請受戮。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遂彊載還家。會赦得免。州郡歎貴，刊石表閭。

皇甫謐烈女傳曰：酒

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讐。

壽深以為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強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消，出行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有報讐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為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微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為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鄰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彊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為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為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讐，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絕，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况我則李壽持刀，訖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鄉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污此刀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二年二月，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迴馬欲走。娥

親奮刀砍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砍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前欲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迺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樁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壽。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即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讐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為之悲喜，慷慨嗟嘆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讐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為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罪法，所不縱。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面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彊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履，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為其作傳。玄晏先生以為父母之讐，不與共天地。蓋男子之所為也。而

錢按天水無西城縣蓋  
即西縣

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讐黨之凶言奮劍  
仇頸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以  
來未之有也詩云脩我戈  
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  
超走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衆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  
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  
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  
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溫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  
今成敗可見足下爲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  
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  
然今爲戮矣溫僞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

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  
曰足下不爲命計邪溫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  
溫冀其改意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  
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  
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  
擾亂隔絕不通燉煌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  
恭素有學行郡人推行長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  
詣太祖請太守時酒泉黃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  
恭艾并勢就至酒泉爲華所拘執劫以白刃就終不回  
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

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恭卽遣從弟華攻酒泉沙頭，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爲首尾之援。別遣鐵騎二百迎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河逢迎太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黃華之助，華欲救進，西顧恭兵，恐急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平安，奉得之官。黃初二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內侯，拜西域戊己校尉。數歲徵還，將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燉煌，固辭疾篤。太和中卒，贈執金吾。就後爲金城太守，父

子著稱於西州。

世語曰：就子敦，字祖文，弘毅有幹正。晉武帝世爲廣漢太守，王濬在益州受中

制募兵討吳，無虎符，敦收濬從事，敦曰：蜀漢絕遠，劉備常用責敦，何不密啟而便收從事？敦曰：蜀漢絕遠，劉備常用之。輒收臣，猶以爲輕。帝善之。官至匈奴中郎將。敦子固，字元安，有敦風，爲黃門郎。早卒。敦一本作勃，魏略：勇俠傳載孫賓碩，祝公道，楊阿若，鮑出等四人，賓碩雖漢人，而魚豢編之，魏書蓋以其人接魏事，義相類故也。論其行節，皆龐閻之流，其祝公道一人，已見賈逵傳。今列賓碩等三人于後。孫賓碩者，北海人也。家素貧，當漢桓帝時，常侍左館唐衡等權侷人主，延熹中，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官，不脩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既入，見尹尹欲脩主人，勅外爲市買，息又啟云：左館子弟來爲虎牙，非德選，不足爲特酤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賤謝尹，息又勅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用其箋記爲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卽令報。衡弟皆知之，甚恚，欲滅諸趙，因書與衡，求爲京兆尹。旬月之間，得爲之，息自知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

脫有不虞余百歲老母  
何孫君六鈞奇矣

見為涼州刺史於是衡為詔徵仲臺遣歸遂詔中都官  
及都部督郵捕諸趙尺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有藏者  
與同罪時息從父岐為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  
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  
販胡餅實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岐疑  
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實  
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實碩曰視  
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  
騎令下馬扶上之時岐以為是唐氏耳目也甚怖面失  
色實碩閉車後戶下前檐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既非販  
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即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  
實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  
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實碩遂載岐驅歸  
住車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當來入拜  
乃出延岐入椎牛鍾酒快相娛樂一死二日因載著別田  
舍藏置復壁中後數歲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  
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豫州刺史初平末實碩亦從  
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實碩亦從  
荒南客荆州至興平中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下  
南詣荆州乃復與實碩相遇相對流涕岐為劉表陳其

本末由是益禮實碩項之實碩病亡岐在南為行喪也  
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  
為事故時人為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  
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彊族黃氏時黃昂  
得脫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數斛募眾得千餘人以攻揖  
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昂為不義乃告揖捐妻子走詣張  
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  
勢昂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  
頭生致之豐遂逃走武威太守張猛假豐為都尉使齋  
檄告酒泉聽豐為揖報讐豐遂單騎入南羌中合眾得  
千餘騎從樂浪南山中出指趨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  
騎下馬曳柴楊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為東大兵到  
遂破散昂獨走出羌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欲生繫我  
頸今反為我所繫云何昂謝慙豐遂殺之時黃華在東  
又還領郡豐畏華復走依燉煌至黃初中河西興復黃  
華降豐乃還郡郡舉孝廉州表其義勇詔即拜駙馬都  
尉後二十餘年病亡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游  
俠興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饑  
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  
雅及其弟成持歸為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  
乾隆四年校刊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十八

二

四人中鮑君為最直是萬  
行非將俠也

猶娥親之所李壽若或相  
之者誠也

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  
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為賊所略欲  
追賊兄弟皆云賊眾當如何攘臂結袵獨追之行數里  
手將去煮噉之用活何為乃攘臂結袵獨追之行數里  
及賊賊望見出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四  
五人賊走復出聚圍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  
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  
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姬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  
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解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  
解還出母比舍姬獨不解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  
出曰已還卿母何為不止出又指求哀姬出復斫賊賊謂  
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持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  
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  
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  
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  
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  
年七十餘行喪如禮於今年八月九日才若五六者魚  
豢日昔孔子歎顏回以為三月不違仁者蓋觀其心耳  
孰如孫祝菜色於市里顛倒於牢獄據有實事哉且夫  
濮陽周氏不敢匿迹魯之朱家不問情實是何也懼禍

之及且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猶貴其竟脫季布豈若二  
賢厥義多乎今故遠收孫祝而近錄楊鮑既不欲其泯  
滅且敦薄俗至於鮑出不染禮教心痛意發起於自然  
跡雖在編戶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若夫楊阿若少稱  
任俠長途蹈義自西徂東摧討  
逆節可謂勇力而有仁者也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  
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葺折衝左右抑亦漢之  
樊噲也龐惠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涓不憚伏劍而  
誠感鄰國閭閻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之八

三



魏志卷十八

魏志卷十八考證

臧霸沛國公武周為下邳令○臣良裘按李質傳注引

虞預晉書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此公字疑衍

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太平御覽先

及作先反稍進作稍近

呂虔世多其能任賢注祥脫衣將剖冰求之有少堅冰

解○宋本有少下多頃字

許褚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泝太平御覽作棹

典韋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太平御覽步出作步去

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太平御覽作數十人

龐惠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董超等太平御覽作統超等

龐涓刊石表閭注恐逆見中害○逆監本訛作返今改正

閻溫父子著稱于西州注息又啓云左悺子弟來爲虎

牙○臣浩按上云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此云左悺

子弟誤當作唐衡子弟或衡悺子弟○太平御覽

又注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監本訛作邊吏今

改正

又注視處士狀貌旣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監

本加今訛作乃今今改正

又注時黃昂得脫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數斛募衆得

千餘人○其家監本誤作昂家今改正

又注乃攘臂結袵獨追之○太平御覽作獨持楯追之

魏志卷十八考證

魏志卷十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在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劔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爲將太祖曰爲將奈何對曰

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鄴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爲索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

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彊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魏畧曰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栖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賣履舍兒長使假子拒汝公平待呼我黃鬚來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從漢中而歸彰鬚黃故以呼之太祖東還

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陽得疾驛召彰未

至太祖崩魏畧曰彰至謂臨菑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文

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國魏畧曰太子嗣立既葬遣彰

功冀因此遂見授用而聞當隨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

去時以鄆陵塔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禪因封為中牟王

是後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詔曰先王之道庸

畏彰之剛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速勲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

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

戶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立為任城王四年朝京都

疾薨于邸諡曰威魏氏春秋曰初彰問璽綬將有異至

葬賜鑾輅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

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

五縣二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

作禁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戶正元

景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楷泰始初為崇化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

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

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

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

祖甚異之陰澹魏紀載植賦曰從明后而嬉游兮登層

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十九

二

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爲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暉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云云。太祖深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說。故遂定爲嗣。二十二年。增

植邑五千。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

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

魏武故事載今日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日視此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爲心腹也。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

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脩。植益內

不自安。典畧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

時軍國多事。脩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脩。數與脩書。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辭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

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掘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為狗者也前為書明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交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錯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呵文章倚撫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

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勲績辭頌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採史官之實錄辨為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作侍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脩答曰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風雅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日周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旦發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所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鷓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

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家子雲，老不曉事，疆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聵，歌誦而已。敢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其相往來如此甚數。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脩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為坐曹植也。脩死後，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脩以所得王髦劍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在洛陽，從容出宮，追思脩之過薄也，撫其劍，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昔所說王髦劍也。髦今焉在？及召見之，賜髦穀帛，摯虞文章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臣松之案：呂氏春秋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妾皆莫能與居，其人自若而居海上，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妾皆

修智矣，願為實所愚，故以智遇智，不足用也。

夜隨之而不能去。此植所云逐臭之夫也。田巴事出魯連子，亦見皇覽。文多故不載。世語曰：脩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為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簾，內朝歌長吳質與謀。脩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簾受絹車內，以惑之。脩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脩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脩與賈逵王凌並為主簿，而為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關於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餘條，勅門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勅門不得出，以觀其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出而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修遂以交構賜死。脩子躡躡子準，皆知名於晉世。躡泰始初，為典軍將軍，受心膂之任。早卒。準字始丘，晉惠帝末，為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準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為意。逍遙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準不治，猶以其為名士，惜而不責。召以為軍謀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舉。事未施行，而卒。準子嶠，字國彥，髦字士彥，並為後出之俊。準與裴頌樂廣善，遣往見之。頌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韻，謂



準曰嶠當及卿然髦少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準曰嶠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準歎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評者以為嶠雖有高韻而神檢不逮廣言為得傅暢云嶠似準而疎嶠弟俊字惠彥最清出嶠髦皆為二千石俊太傅掾二十四年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以植

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勅戒植醉

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飲焉偪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

受王命故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魏畧曰丁儀字

正禮沛郡人也父冲宿與太祖親善時隨乘輿見國家未定乃與太祖書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

其時矣是時張楊適還河內太祖得其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冲為司隸校尉後數來過諸將飲酒美不

能止醉爛腸死太祖以冲前見開導常德之聞儀為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

觀貌而正禮曰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為不如與伏波子楙太祖從之尋辟儀為掾到與論議嘉其才朗

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

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尚公主而與臨菑侯親善數

稱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

立欲治儀罪轉儀為右刺姦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

對中領軍夏侯尚叩頭求哀尚為涕泣而不能救後遂

因職事收付獄殺之廙字敬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廙

少有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中為黃門侍郎廙

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

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之

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為之死實天下之

以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十九

十一

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况植乎骨

肉之親捨而不誅其改封植其年改封鄆城侯三年立為鄆城王邑

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

白抱豐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

誠以天網不可重離禮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

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

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

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荆棘

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鳩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

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

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

絕自分黃耆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

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

仄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

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來

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再聰武則肅烈

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

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

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叙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

乾隆四年校刊

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墜  
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紕將寘于理元  
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  
執憲哀予小子改封竟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  
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熒熒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  
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朱  
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  
聖策皇恩過隆祇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陵  
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  
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墟願蒙矢石建

旗東嶽庶立豪釐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  
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  
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肅承  
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  
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  
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糒糧饑不遑食望  
城不過面邑匪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  
灑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  
澗黃阪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駢驂倦路再寢再興  
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驚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

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嘉詔  
 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  
 醒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魏畧曰初植未到關自念  
 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  
 官著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  
 謝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為自殺也  
 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鈇鑽徒跣詣闕下帝及太后乃喜  
 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  
 太后為不樂詔乃聽復王服魏氏春秋曰是時待遇諸  
 國法峻任城王暴薨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  
 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叙隔濶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  
 植發憤告離而作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  
 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曠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  
 洪濤怨彼東路長回顧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大谷何寥  
 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潦泆從橫中田絕無軌  
 改轍登高岡脩阪造雲日我馬玄以黃玄黃猶能進我  
 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借中更  
 不克俱鳴鴉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反

親疎欲還絕無蹊躒止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  
 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  
 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歸鳥赴高林翩翩厲羽翼感  
 物傷我懷撫心長歎息歎息何所為天命與我違奈何  
 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勿  
 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忽若朝露晞年在桑榆  
 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咄令心悲心悲動我神  
 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  
 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殷勤倉卒骨肉情能不  
 懷苦辛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  
 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  
 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涕即長塗援筆從此辭  
 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徙  
 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  
 上疏求自試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  
 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

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

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御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縣於鈎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

劉向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爲人臣。

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圃，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爲死？車右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對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是乎？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口越人引軍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狄，疑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葬。雍門狄以上卿禮之。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爲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固。夫憂國忘家，捐驅濟難，忠臣之志也。

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爲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

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臣松之案秦用敗軍之將事顯故不注魯連與燕將書曰曹子爲魯將三戰三

北而亡地五百里向使曹子計不反顧義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不免爲敗軍之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子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披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

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

臣松之案楚莊掩絕纓之罪事亦顯故不書秦穆公有赦盜馬

事趙則未聞蓋以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

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

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則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

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

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

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  
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  
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  
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  
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  
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  
其忠魏畧曰植雖上此表猶疑不見用故曰夫人貴生  
者非貴其養體好服終竟年壽也貴在其代天而  
理物也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  
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為榮而壯夫以為恥  
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蓋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  
滅士之所利故孔子有夕死之論孟軻有棄生之義彼  
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志或不展也是用喟然求  
試必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者

也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  
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  
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  
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  
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  
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  
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  
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



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

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

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

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畧，朕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于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

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勝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武湯。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陛下

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謠。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殫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鼪鼯謹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搯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

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  
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  
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  
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  
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  
良萬幾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  
何事勞動鑾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  
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  
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  
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

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  
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  
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  
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  
建戎軒驚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  
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  
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  
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  
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  
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

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

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即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

臣願足矣。帝輒優文答報。

魏畧曰。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

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已之。所以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爲齊將。人有告

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  
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  
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  
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為  
汝唱汝為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  
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  
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為  
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  
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  
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自救況皆復耄耋罷曳乎而  
名為魏束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  
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為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  
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  
弟懷糧蹈鋒履刃以狗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  
揮涕增河懸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  
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  
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者臥在牀席  
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  
靡疝盲聾聵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  
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為可

使耘鉏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眾  
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  
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  
若曠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  
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晻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為陛下  
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為置卿士屋名為宮豕  
名為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柏成欣於野  
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簞瓢顏  
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  
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柏成子仲  
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  
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  
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繫於祿位  
懷屑屑之外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  
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其  
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皆遂還之其  
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為陳  
王邑三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

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  
 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  
 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  
 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植常為琴瑟調歌辭曰吁  
 去本根逝夙夜無休閑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  
 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焉下沈淵驚飈接  
 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  
 依忽亡而復存飄飄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  
 誰知吾苦艱願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  
 與林葉連孫盛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  
 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  
 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  
 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  
 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族勢同塊木危若巢幕  
 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遺令薄葬以小子  
 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同論之詳矣

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  
 焉之心遂營為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  
 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已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  
 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  
 卿已下議尚書中書祕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  
 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  
 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志別傳曰志字允恭好學有  
 道鄉公子鄴志夜與帝相見帝與語從暮至旦甚器之  
 及受禪改封鄆城公發詔以志為樂平太守歷章武趙  
 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後轉博士祭酒及齊王攸當  
 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  
 之親而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建議以諫  
 辭旨甚切帝大怒免志官後復為散騎常侍志遭母憂

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失常太康九年卒諡曰定公

蕭懷王熊早薨黃初二年追封諡蕭懷公太和三年又追進爵為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戶六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其此之謂歟魚豢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此實然之勢信不虛矣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乃令楊脩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余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魏志卷十九



魏志卷十九

魏志卷十九考證

任城威王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太平御覽作率師

專行

陳思王植而植寵日衰注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

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爲心腹也○爾冊府作以臣清

植按此文甚拗玩其大意蓋謂恐吾宅出時諸侯中

便復有私出如子建開司馬門之爲者故欲管攝而

盡將之以行旣有所不可而留之則又不可信類如

吳此故曰恒使吾以誰爲心腹作以字於義較順

內不自安注其人自若而居海上○宋本作自苦

又注每當就植慮事有關○一本作慮事有關

昊天罔極性命不圖○性命文選作生命

優詔答勉之注自念有過宜當謝帝○宜監本訛作宜

今改正

又注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殷勤○文選此下多憂思

成疾疢無乃兒女仁二句

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授文選作受

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監本靖誤作靜今改正

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文選作長纓占其王

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文選作螢燭

臣照

按螢古字作

熒熒小火也以虫尾有光故名後世乃易火從虫

偃武行文之美○行文冊府作修文

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冊府作賜須臾之間

時年四十一注危若巢幕○若監本訛作其今改正

魏志卷十九考證

魏志卷十九考證

魏志卷二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武文世王公

豐愍王昂

相殤王鑠

鄧哀王沖

中山恭王袞

燕王宇

沛穆王林

范陽閔王矩

濟陽懷王珪

陳留恭王峻

楚王彪

趙王幹

臨邑殤公子上

廣宗殤公子棘

剛殤公子勤

穀城殤公子乘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陳思

王植蕭懷王熊劉夫人生豐愍王昂相殤王鑠環夫人  
生鄧哀王冲彭城王據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  
山恭王袞秦夫人生濟陽懷王珪陳留恭王峻尹夫人  
生范陽閔王矩王昭儀生趙王幹孫姬生臨邑殤公子  
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李姬生穀城殤公子乘郿戴公  
子整靈殤公子京周姬生樊安公均劉姬生廣宗殤公  
子棘宋姬生東平靈王徽趙姬生樂陵王茂

豐愍王昂字子脩弱冠舉孝廉隨太祖南征爲張繡所  
害無子黃初二年追封諡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公均  
子琬奉昂後封中都公其年徙封長子公五年追加昂

號曰豐悼王太和三年改昂諡曰愍王嘉平六年以琬  
襲昂爵爲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戶  
琬薨諡曰恭王子廩嗣

相殤王鑠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諡青龍元年子愍王潛  
嗣其年薨二年子懷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戶四年薨無  
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鑠後  
鄧哀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  
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  
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  
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卽施行焉時

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沖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沖於是以前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縣柱乎一無所問沖仁愛識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為沖微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魏書曰沖每見當刑者輒探覩其寬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常為太祖陳說宜寬宥之辨察仁愛與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於眾故特見寵異臣松之以容貌姿美一病也太祖數對羣臣類之言而分以為三亦敘屬之一病也

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為

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

汝曹之幸也孫盛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沖雖存也猶不宜立況其既沒而發斯言乎詩

云無易由言魏武其易之也言則流涕為娉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

都尉印綬命宛侯據子琮奉沖後二十二年封琮為鄧

侯黃初二年追贈諡沖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為公魏書載策

日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沖昔皇

天鍾美於爾躬俾聰哲之才成於弱年當永享顯祚克

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天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

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

愴然攸傷今遷葬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

陳承追賜號曰鄧公祠以大牢魂而有靈休茲寵榮鳴

呼哀哉魏略曰文帝常言家兄孝廉三年進琮爵徙封

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無天下

三年進琮爵徙封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二十二

冠軍公四年徙封已氏公太和五年加冲號曰鄧哀王  
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方作禁物削戶三百貶爵爲都  
鄉侯三年復爲已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正  
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侯  
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章陵王其年徙封義陽文  
帝以南方下溼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封  
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  
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  
改封諸王皆爲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

王皆以郡爲國據復封彭城景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

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

列書載璽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

齎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憚然不寧于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脩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于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爲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爲尤者而脩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羲文作易著休復之語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三年復所

削戶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燕王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

錢按武帝紀注引魏書封  
子約為饒陽侯又魏略云  
杜友人生沛王約而此傳  
六稱林為杜夫人生是林  
一名約猶趙王幹一名良  
也

魯陽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下邳王五年改封  
單父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與宇同止常愛異  
之及即位寵賜與諸王殊青龍三年徵入朝景初元年  
還鄴二年夏復徵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疾篤拜宇為  
太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讓帝意亦變遂免  
宇官二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  
五百戶常道鄉公負宇之子入繼大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黃  
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  
封鄆城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

前四千七百戶林薨子緯嗣

案嵇氏譜嵇康妻林子之女也

中山恭王袞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  
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諫止  
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其年又  
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官屬皆賀袞曰夫生深  
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  
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袞獨譚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  
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  
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  
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

如此戒謹猶犯交通之禁只  
緣陳思五官競爽遂不貽謀  
不善

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戒慎如此。三年，爲北海王。其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教勅妃妾紡績織紉，習爲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袞來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袞，詔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詔削縣二戶，七百五十。魏書載璽書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來朝，犯交通京師之禁，朕惟親親

之恩，用寢吏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得廢。今削王縣二戶，七百五十，夫克己復禮，聖人稱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王其誠諸，無貳咎悔也。袞憂懼，戒勅官屬，愈謹。帝嘉其意，二

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袞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齋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袞疾困，勅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旣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爲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爲人君，但知



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于太妃。閭閻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年薨。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賻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子孚嗣。景初正元。景

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濟陽懷王玳。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薨。無子。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玳爵邑。早薨。無子。文帝復以贊弟壹紹玳後。黃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爲公。太和四年追進玳爵。諡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追諡贊曰西鄉哀侯。壹薨。諡曰悼公。子恒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郟侯。二十二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澳嗣。景

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

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諡矩為范陽閔公

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追進矩

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

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敏薨諡曰原王子焜嗣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亭

侯其年改封弘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魏略曰

良良本陳妾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良

年五歲而太祖疾困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

歲失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年小常

呼文帝為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兄耳文帝又愍其如是

每為涕淚臣松之案此傳以母貴賤為次不計兄弟之

年故楚王彪年雖大傳在幹後尋朱建平傳知彪大幹

二十三年為河間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徙封鉅鹿

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為嗣幹

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

年私通賓客為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誨之曰易稱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惟塵之誠自太祖受命創

業深覩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

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誠重諸侯賓客

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

錢按魚書稱良五歲失父當  
生於建安二十一年丙申矣朕二  
十年已封亭侯則五歲之說未  
得其實若松之言其王彪年  
二十歲據彪以嘉平三年卒未  
賜死年五十七推其生年當在  
興平二年乙亥幹小於彪廿歲  
當以建安二十年乙未生也

慎萬幾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常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

靖恭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臨邑殤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封楚。初。彪來朝犯禁。元年。爲有司所奏。詔削縣三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二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凌謀迎彪。都許昌。語在凌傳。乃遣傅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

錢按漢之世國治彭城魏之  
楚國蓋治壽春即漢九江郡  
也黃初二年封子邕為淮南  
公以九江郡為國三年進爵  
為王明年邕徙封陳當即  
為淮南郡矣太和六年邕  
封楚王又改郡為楚國楚王  
二十二年以罪廢邕為郡也

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  
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孔衍漢魏  
春秋載璽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讎用戮不違親戚  
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孝武傷懷而  
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  
能祇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於奸邪乃與太尉王凌兗  
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逆謀圖危社稷有悖忒之心無忠  
孝之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  
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  
公族旬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  
孽匪由於他燕刺之事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為庶  
人徙平原彪之官屬以下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  
之義皆伏誅國除為淮南郡正元元年詔曰故楚王彪  
背國附奸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含垢藏疾

親親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為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

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臣松之案嘉入晉封高邑公元

後為東莞太守崇為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於下邳  
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  
為國之後傑入侍於皇闈出則登九列威檢肅青徐風  
發宣吳裔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分離踰十載思遠  
心增結願子鑒斯誠寒暑不踰契崇答曰昔常接羽儀  
俱游青雲中敦道訓胄子儒化渙以融同聲無異嚮故  
使恩愛隆豈惟敦初好欵分在令終孔不陋九夷老氏  
適西戎逍遙滄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務周公不  
足夢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沖王隱晉書載吏部郎李  
重啓云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  
幹學義不及志翕而良素脩潔性業踰之又已歷二  
郡臣以為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為員外散騎侍郎

剛殤公子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穀城殤公子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郿戴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諡曰戴公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三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爲公青龍三年薨諡曰悼公無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爲郿公奉整後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戶

靈殤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樊安公均奉叔父薊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諡曰樊安公三年徙封抗薊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薨諡曰

定公子謙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歷城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廬江王四年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年徽使官屬槁壽張縣吏爲有司所奏詔削縣一戶五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薨子翕嗣景初正元景元

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臣松之案翕入晉封廩丘公魏宗室之中名次郿城

公至泰始二年翕遣世子琨奉表來朝詔曰翕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琨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騎都尉賜服一具錢十萬隨才敘用翕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侯。黃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丘。茂性傲很。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爲王。詔曰。昔象之爲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爲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敘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爲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爲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欲脩善將來。君子

與其進。不保其往也。合封茂爲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薨。茂稱嗌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贊哀王。協。潘淑媛生北海悼王。蕤。朱淑媛生東武陽懷王。鑿。仇昭儀生東海定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禮。蘇姬生邯鄲懷王。邕。張姬生清河悼王。貢。宋姬生廣平哀王。儼。

贊哀王協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曰經殤公青龍二年更追改號諡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正始九年薨無子國除

北海悼王蕤黃初七年明帝卽位立爲陽平縣王太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贊奉蕤後封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爲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戶

東武陽懷王鑿黃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三年賜諡無子國除東海定王霖黃初三年立爲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

明帝卽位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麤暴閨門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薨子啓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戶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大宗

元城哀王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爲國三年改爲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

邯鄲懷王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爲國三年進爲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太和三年薨

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溫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戶

清河悼王貢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廣平哀王儼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

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常

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袁子曰魏興承大亂

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

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

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

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

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義

又虧親戚骨肉之恩魏氏春秋載宗室曹罔上書曰臣

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

故傳曰庸勲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

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

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

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而

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弼之助

盛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享其福

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稷歷紀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二

一四



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魯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

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眾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弊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侷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

謹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未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於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旣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

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闔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奸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耻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剪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疆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以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

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徒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士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罔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罔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

### 魏志卷二十

#### 魏志卷二十考證

鄧哀王冲智意所及。○意元本作慧。

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何焯曰：按孫策以建安五年死。時孫權初統事。至建安十五年。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此後或能致巨象而倉舒已于建安十三年前死矣。知此事之妄飾也。置船刻水。疑算數中本有此法。彭城王據削縣二千戶。注列書載璽書曰：○列書疑作

魏書

中山恭王衮衮獨譚思經典○譚疑當作覃

楚王彪元年為有司所奏○元年上疑脫青龍二字

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注同聲無異嚮○嚮毛本作響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王一本作玉

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注蠶食九國○蠶食元本作薦

食

又注而乃師譚申商○譚文選作謨

又注踵亡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亡監本誤王

今改正

魏志卷二十考證

魏志卷二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王粲徐幹 陳琳 阮瑀 應瑒

丁儀 丁廙 楊脩 荀緯 應璩

衛顛潘勗 王象 劉廙 劉劭 仲長統

蘇林 韋誕 夏侯惠 傅嘏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

三公張璠漢紀曰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

不為天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二十一

免而李膺亦免歸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膺為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會連有災異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暢膺代之則禎祥必至由是宦豎深怨之及膺誅死而暢遂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廢終于家

胄欲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悅不甚重也臣松

貌寢謂貌負其實也通悅者簡易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文士傳載粲說

琮曰僕有愚計願進之於將軍可乎琮曰吾所願聞也粲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在倉卒之際疆弱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當此之時家家欲為帝王人人欲為公侯觀古今之成敗能先見事機者則恒受其福今將軍自度何如曹公邪琮不能對粲復曰如粲所聞曹公故人傑也雄畧冠時智謀出世摧袁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逐劉備於隴右破烏丸於白登其餘梟夷蕩定者往往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能聽粲計卷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保已全宗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粲遭亂流離託命此州蒙將軍父子重顧敢不盡言琮納其言臣松之案孫權自此以前尚與中國和同未嘗交兵何云驅權於江外乎魏武以前十三年征荊州劉備却後數年方入蜀備身未嘗涉於關隴而於征荊州之年便云逐備於隴右既已乖錯又白登在平城亦魏武所不經北征烏丸與白登永不相豫以此知張儻假偽之辭而不可覺其虛之自露也凡鷹虛偽妄作太祖辟為丞相掾賜不可覆疏如此類者不可勝紀

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  
北杖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人故奇士去之劉  
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荆  
州者皆海內之僑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  
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  
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僑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  
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  
遷軍謀祭酒魏國旣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  
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典之摯虞決疑要注曰漢末  
王粲識舊珮始復作之喪亂絕無玉珮魏侍中  
今之玉珮受法於粲也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

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  
碁局壞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  
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  
術畧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  
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典畧曰粲才旣高  
朗等雖各爲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闇筆不能措手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

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

粲二子爲魏諷所引誅後絕

文章志曰太祖時征漢中  
聞粲子死歎曰孤若在不

使仲宣  
無後

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

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

汝南應瑒字德璉瑒音徒哽反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

友善幹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先賢行狀曰幹清玄

體道六行脩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

行琳前為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

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

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

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搃皇威握兵

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

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

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為雄所謂倒持

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為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

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

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

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瑒少

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瑒終不為

屈太祖並以琳瑒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文士傳曰

瑒名辟之不應連見偏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

得瑒送至召入太祖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瑒不與語使

就技人列瑒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

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

為知己死女為悅者玩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為曲

畧摯虞文章志並云瑒建安初辭疾避役不為曹洪屈

事也。又典畧載太祖初征荊州，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又使瑀作書與韓遂。此二書今具存。至長安之前，遂等破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耳。而張隲云：初得瑀時，太祖在長安，此又乖戾。瑀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策為魏公，而云瑀歌舞辭稱大魏，應期運愈知其妄。又其辭云：他人焉能亂了不成語。瑀之吐屬必不如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典畧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擊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琳徙門下督瑀為倉曹掾。

屬瑒、楨各被太祖辟為丞相掾。屬瑒轉為平原侯庶子。

後為五官將文學。華嶠漢書曰：瑒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著。後序十餘篇為世儒者。延熹中，至司隸校尉。子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典，世服其博聞。續漢書曰：劭又著中漢輯敘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制度

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官至泰山太守。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瑒之父。楨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清才以文學見貴，終於野王令。典畧曰：文帝常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為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荅曰：楨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鼉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汗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為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輪作。咸著

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



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息。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

典論曰：今之融，唐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

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立後，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之儔也。

**自頽川**

**邯鄲淳** 魏畧曰：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才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

內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傳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雜，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着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義，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而于時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材，由是五官將頗不悅。及黃初初，以淳為

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匹繁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穎欽既長於書記又善為詩賦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為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

**陳留路粹**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像擢拜尚書郎像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融有過太祖使粹為奏承指數致融罪其大畧言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眾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禰衡言論放蕩衡與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答曰顏淵復生凡說融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為祕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為之歎惜及即位特用其子為長史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儔也今覽王繁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

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鰲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蔚性頗忿鷙如是彼為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為光澤亦壯觀也

**國丁儀丁廙弘農楊脩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

**此七人之例**儀廙脩事並在陳思王傳荀勗文章敘錄曰緯字公高少喜文學建安中召署軍謀

掾魏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瑒弟璩璩子貞咸以**

**文章顯璩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文章敘錄曰璩字休

璩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文明帝世歷官散騎常侍齊王即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為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贈衛尉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常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嘉玩之舉高第歷顯位晉武帝為撫軍大將軍以貞參軍事晉室踐阼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又以儒學與太尉荀顗撰定新禮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貞

弟純純子紹永嘉中為黃門侍郎為司馬越瑀子籍才

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已寡欲以莊周為模則官至步

兵校尉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曠遠不羈不拘禮俗

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歎賞之自以不

能測也太尉蔣濟聞而辟之後為尚書郎曹爽參軍以

疾歸田里歲餘爽誅太傅及大將軍乃以為從事中郎

後朝論以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多故祿任而已聞

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為校尉遂縱酒

昏酣遺落世事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乃歎曰時無英

才使豎子成名乎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

慟哭而反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

名有竹實數斛曰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

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

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適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

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

其歌曰日没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

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

終又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頽我騰而

上將何懷籍口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為禮法之士

何曾等深所讎疾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卒以壽

終子渾字長成世語曰渾以閑澹寡欲知名京邑為太

子庶子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

早卒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康字叔夜案嵇氏譜康父昭字

字公穆晉揚州刺史宗正喜為康傳曰家世儒學少有

雋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脩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

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

常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以

為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

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知

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達

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

遁心遺名者集為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

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

世人莫得而名焉虞預晉書曰康家本姓奚會稽人先

自會稽遷于譙之銍縣改為嵇氏取稽字之上山以為

乾隆四年校刊

姓蓋以志其本也。一日銍有嵇山家于其側，遂氏焉。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愠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為七賢。鍾會為大將軍，所昵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康問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會深銜之。大將軍嘗欲辟康，康既有絕世之言，又從子不善，避之河東。或云避世，及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康臨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歎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初，康採藥於汲郡，共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及遭呂安事，為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赧良朋。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為世所玩。

詠康別傳云：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稱康臨終之言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與盛所記不同。又晉陽秋云：康見孫登，登對之長嘯，踰時不言。康辭還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惜哉！此二書皆孫盛所述，而自為殊異。如此，康集目錄曰：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無家屬於汲縣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食飲，得無辭讓。世語曰：母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曰：不可。儉亦已敗，臣松之案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干寶孫盛習鑿齒諸書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母丘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為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案濤行狀：濤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年以濤行狀檢之，如本傳為審。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隸校尉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干寶云：呂安兄巽善於鍾會，巽為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文王，故遂抵安罪。尋文王以景元四年鍾鄧平蜀後，始授相國位。若巽為相國掾，時陷安焉，得以破母丘儉年殺嵇呂，此又干寶之疏謬。

自相違伐也。康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啓以為祕書郎，稱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者，帝曰：紹如此，便可以為丞。不足復為郎也。遂歷顯位。晉諸公贊曰：紹與山濤子簡、弘、農、楊、準同好，友善。而紹最有忠正之情。以侍中從惠帝北伐，成都王、王師敗績，百官奔走，惟紹獨以身扞衛，遂死於帝側。故累見褒崇，追贈太尉。諡曰忠穆公。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為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魏畧曰：質字季重，以才學通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若前世樓君卿之游五侯矣。及河北平定，大將軍為世子，質與劉楨等並在坐席。楨坐譴之際，質出為朝歌長。後遷元城令。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曰：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

逍遙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騫。北塲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皦日既沒，繼以朝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筳微吟，樂往哀來，淒然傷懷。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辰，景風扇物，天氣和暖，眾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二十三年，太子又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况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反，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畧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

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  
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歷觀諸子  
之文對之技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  
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  
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  
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  
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  
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  
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  
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  
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  
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  
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  
易邪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  
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  
頗復有所造述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臣松之以本傳  
雖畧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畧所述  
以備其文太子即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之游存者  
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我游處  
獨不及門甕罄壘恥能無懷愧路不云遠今復相聞初

曹真曹休亦與質等俱在渤海游處時休真亦以宗親  
並受爵封出為列將而質故為長史王顧質有望故稱  
二人以慰之始質為單家少游遨貴戚間蓋不與鄉里  
相沉浮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及魏有天下  
文帝徵質與車駕會洛陽到拜北中郎將封列侯使持  
節督幽并諸軍事治信都太和中人朝質自以不為本  
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  
年八十不能老為君溺攢也世語曰魏王嘗出征左右屬  
及臨菑侯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  
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  
也及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獻欵於是皆以植辭  
多華而誠心不及也質別傳曰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  
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  
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  
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  
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  
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  
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為瘦真愈恚拔刀瞋  
目言併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案劔曰曹子丹汝非  
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

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還拔劍斬地。遂便罷也。及文帝崩。質思慕作詩曰。愴愴懷殷憂。殷憂不可居。徒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躕。念蒙聖主恩。榮爵與衆殊。自謂永終身。志氣甫當舒。何意中見棄。棄我歸黃墟。熒熒靡所恃。淚下如連珠。隨沒無所益。身死名不書。慷慨自僴俛。庶幾烈丈夫。太和四年。入爲侍中。時司空陳羣錄尚書事。帝初親萬幾。質以輔弼大臣。安危之本。對帝盛稱驃騎將軍。司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陳羣從容之士。非國相之才。處重任而不親事。帝甚納之。明日有切詔以督責羣。而天下以司空不如長文。卽羣言無實也。質其年夏卒。質先以怙威肆行。諡曰醜侯。質子應仍上書論枉。至正元中。乃改諡威侯。應字溫舒。晉尚書。應子康。字子仲。知名於時。亦至大位。

衛覲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太祖征袁紹。而劉表爲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覲以治

書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

通。覲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

多引爲部曲。覲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

人民流入荆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

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

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

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

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間。

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

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太祖。

大計

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乃白召覬還稍遷尚書

魏書曰初漢朝遷移臺閣舊事散亂自都許之

後漸有綱紀覬以古義多所正定是時關西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以脅取質任太祖使荀彧問覬覬以為西方諸將皆豎夫屈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為變也宜為後圖若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彼必疑之一相驚動地險衆彊殆難為慮或以覬議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從繇議兵始進而關右大叛太祖自親征僅乃平之死者萬計太祖悔不從覬議由是益重覬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卽王位徙為尚書頃之還漢朝為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為文誥之詔文帝踐阼復為尚書封陽吉亭侯明帝卽位進封鬪鄉侯三百戶

鬪音覬

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



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臣以爲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疆大賈誼累息以爲至危况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烟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褥不緣飾器物無丹漆

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爲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尙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尙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觀歷漢魏時獻忠言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爲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建安末尙書右丞河南潘勗

文章志曰勗字元茂初名芝改名勗後避

諱或曰勗獻帝時為尚書郎遷右丞詔以勗前在二千石曹才敏兼通明習舊事勅并領本職數加特賜二十餘年遷東海相未發留拜尚書左丞其年病卒時年五十行稱滿子尼字正叔尼別傳曰尼少有清才文辭溫雅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居家十餘年父終晚乃出仕尼嘗贈陸機詩機答之其四句曰猗歟潘生世篤其藻仰儀前文丕隆祖考位終太常尼從父岳字安仁岳別傳曰岳美姿容夙以才穎發名其所著述清綺絕倫為黃門侍郎為孫秀所殺尼岳文翰並見重於世尼從子滔字湯仲晉諸公贊滔以博學黃初時散騎常侍河才量為名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

**丙王象亦與覲並以文章顯**王象事別見楊俊傳**覲薨諡曰敬侯**

**子瓘嗣瓘咸熙中為鎮西將軍**晉陽秋曰瓘字伯玉清貞有名理少為傳嘏所知弱冠為尚書郎遂歷位內外為晉尚書令司空太保惠帝初輔政為楚王瑋所害世語曰瓘與扶風內史燉煌索靖並善草書瓘子恒字巨山黃門侍郎恒子玠字叔寶有盛名為太子洗馬早卒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年十歲戲於講堂上潁川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廙兄望之有名於世荊州牧劉表辟為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為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劉向新序曰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雙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雙鐸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犢雙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反于涸澤鳳皇不離其罽羅故剗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

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鍾於外而黃鍾應於內  
 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  
 君子違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為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  
 今兄既不能法柳  
 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  
 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廙懼奔揚州廙別傳載  
 廙道路為賤謝劉表曰考刳過蒙分遇榮授之顯未有  
 管狐桓文之烈孤德隕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  
 既無堂構昭前之績中規不密用隆禍辟斯乃明神弗  
 祐天降之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廙之愚淺言行多違  
 懼有浸潤三至之間考刳之愛已衰望之之責猶存必  
 傷天慈既往之分門戶殪滅取笑明哲是用迸竄永涉  
 川路卽日到廬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  
 荆之思雖遠猶邇敢忘前施傅子曰表既殺望之荆州  
 士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於望之不輕也以直廷情  
 而讒言得入者以無容直之度也據全楚之地不能以  
 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夷叔廷武王以成名丁公順高  
 祖以受戮二主之度遠也若不遠其度惟福心是從難

乎以容民畜衆矣

遂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

學文帝器之命廙通草書廙答書曰初以尊卑不踰禮

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脩草必如嚴命誠

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

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

降戰國策曰有以九九求見齊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

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

愚不敏何敢以辭魏國初建為黃門侍郎太祖在長安

欲親征蜀廙上疏曰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

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獨斷者不

恥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於衆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卽墨者夫自爲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彊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疆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爲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脩德然後服之秦爲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

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而不卹民於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士崩之勢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於廣夏潛思於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脩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太祖遂進前而報虞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虞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

虞別傳曰初虞弟偉與諷善虞戒之曰夫

交友之美在於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衆違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已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脩德行而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此直攪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於難徙署丞相倉曹屬廩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廩別傳載廩表論治道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况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耳况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既於其事不省而爲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

念盡心於郵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爲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爲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爲佳者奉法也憂公也郵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爲美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爲長吏皆宜使少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摠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爲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脩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事上太祖甚善廩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文

帝卽王位爲侍中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

廩別傳云時年四十

二無子帝以弟子阜嗣

案劉氏譜阜字伯陵陳留太守阜子喬字仲彥晉陽秋曰喬有

贊世志力惠帝末爲豫州刺史喬胄胤不顯貴盛至今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爲計吏詣許太史  
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尙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  
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  
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  
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豫廢朝禮者  
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善其言勅朝會如舊日  
亦不蝕晉永和中廷尉王彪之與揚州刺史殷浩書曰  
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却會與不昔  
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八  
座于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爲不得禮議荀令從之是  
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  
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雪服失容尋此四  
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  
非爲先存其事而徼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

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官告譴而無懼容不脩豫  
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是將  
處天災罪已之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  
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門闥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  
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  
却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却元會浩  
從之竟却會御史大夫郗慮辟劭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祕  
書郎黃初中爲尙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  
類相從作皇覽明帝卽位出爲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  
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  
律十八篇著律畧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孫淵受孫權  
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爲昔袁尙  
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

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脩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

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立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沉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畧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已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爲朝廷奇其器量以爲若此人者宜輔翼機

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  
 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閑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  
 通輝耀日新矣臣松之以為凡相稱薦率多溢美之辭能不違中者或寡矣惠之稱劭云玄虛退讓及明思通微近於過矣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劭上疏曰百  
 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  
 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畧愍王綱之弛頽  
 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以啓矇輒作都官  
 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畧一篇臣學寡識淺誠不足以  
 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為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  
 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

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

卒追贈光祿勳子琳嗣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

所述敘官至尚書光祿勳先賢行狀曰繆斐字文雅該覽經傳事親色養徵博士六

辟公府漢帝在長安公卿博舉名儒時舉斐任侍中並無所就即襲父也文章志曰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

歷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卒子悅字孔襲友人山懌晉光祿大夫襲孫紹播徵胤等並皆顯達

陽仲長統漢末為尚書郎早卒著昌言詞佳可觀省襲撰

統昌言表稱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

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者多異之并州刺史

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多歸焉統過幹幹善待

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  
 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  
 之無幾而幹敗并冀之士以是識統大司農常林與統  
 共在上黨為臣道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每列郡  
 命召輒稱疾不就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漢帝在許



尚書令荀彧領典樞機好士愛奇聞統名啓召以為尚書郎後參太祖軍事復還為郎延康元年卒時年四十一餘統每論說古今世俗行事發憤歎散騎常侍陳留蘇息輒以為論名曰昌言凡二十四篇

**林** 魏畧曰林字孝友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建安中為五官將文學甚見禮待黃初中為博士給事中文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是也以老歸策國家每遣人就問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

**光祿大夫京兆韋誕** 文章敘錄曰誕字仲將太僕端之上計吏特拜郎中稍遷侍中中書監以光祿大夫遜位年七十五卒于家初邯鄲淳衛覬及誕並善書有名覬孫恒撰四體書勢其序古文曰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法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敬侯謂覬也其序篆書曰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

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云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簡理不如淳也其序錄隸書已畧見武紀又曰師宜官為大字邯鄲淳為小字梁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其序草書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實亦皆稱工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怒怒不暇草寸紙不見遺至今世人尤寶之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

**樂安太守譙國夏侯惠** 惠淵子事陳郡太守任城孫該文章敘錄曰該字公達彊志好學年二十上計掾召為郎中著魏書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還入著作景元二年卒

**郎中令河東杜摯等亦著文賦頗傳於世** 文章敘錄曰摯

字德魯初上笏賦署司徒軍謀吏後舉孝廉除郎中轉  
補校書摯與母丘儉鄉里相親故為詩與儉求仙人藥  
一丸欲以感切儉求助也其詩曰騏驥馬不試婆娑槽  
櫪間壯士志未伸坎軻多辛酸伊摯為媵臣呂望身操  
竿夷吾困商販甯戚對牛歎食其處監門淮陰飢不餐  
買臣老負薪妻畔呼不還釋之宦十年位不增故官才  
非八子倫而與齊其患無知不在此袁盎未有言被此  
篤病久榮衛動不安聞有韓眾藥信來給一丸儉答曰  
鳳鳥翔京邑哀鳴有所思才為聖世出德音何不怡入  
子未遭遇今者邁明時胡康出壟畝楊偉無根基飛騰  
冲雲天奮迅協光熙駿驥骨法異伯樂觀知之但當養  
羽翮鴻舉必有期體無纖微疾安用問良醫聯翩輕栖  
集還為燕雀啖韓眾藥雖良或更不能治悠悠千里情  
薄言答嘉詩信心感諸中中實不在辭摯竟不得遷卒  
于祕書廬江何氏家傳曰明帝時有譙人胡康年十五  
以異才見送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眾論翕然  
號為神童詔付祕書使博覽典籍帝以問祕書丞何禎  
康才何如禎答曰康雖有才性質不端必有負敗後果  
以過見譴臣松之案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  
康疑是孟康康事見杜恕傳楊偉見曹爽傳

傳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傳介子之後也伯父巽黃初

中為侍中尚書

傳子曰嘏祖父虞代郡太守父充黃門侍郎

嘏弱冠知名

子傳

曰是時何晏以材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合徒  
黨鬻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為之  
宗主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  
猶恠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好  
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藺相如所以  
廉頗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  
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  
人也鄧玄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  
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此  
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

司空陳

羣辟為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嘏難  
劭論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  
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畧虧頹而曠載罔綴微

言既沒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莫晞也案劭  
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畧以闕亡禮  
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  
六職士有恒貴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  
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  
度之流靡所脩采自建安以來至于青龍神武撥亂肇  
基皇祚埽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  
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  
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  
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

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  
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畧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  
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  
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脩則謂之能鄉老  
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  
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  
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  
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爲敘如此則殿最之課未  
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  
始初除尚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

尚書。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宣王請為從事中郎，曹爽誅為河南尹。傅子曰：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舉其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為本，然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榷楚而得其實，不為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己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遷尚書，嘏常以為秦始皇罷

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魏因循，以至于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弘致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蓋由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難，未能革易。時論者議欲自伐吳三征，獻策各不同。詔以訪嘏，嘏對曰：昔夫差陵齊，勝晉威行中國，終禍姑蘇。齊閔兼土拓境，關地千里，身蹈顛覆，有始不必善終。古之明效也。孫權自破關羽，并荊州之後，志盈欲滿，凶宄以極。是以宣文侯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以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

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而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爲寇幾六十年矣君臣僞立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惟進軍大佃最差完牢隱兵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釁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昔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長江涉虜庭亦向時之喻也未若明法練士錯計於全勝之地振

長策以禦敵之餘燼斯必然之數也

司馬彪戰畧載

悉載之以盡其意彪曰嘉平四年四月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母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尚書傅嘏嘏對曰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竟姑蘇之禍齊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胤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汎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畧地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間攜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徧其項領積穀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橫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爲寇幾六十年君臣僞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

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持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眾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微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和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墾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夫屯壘相逼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逼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賈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後盛衆厲兵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胄之將則陳征伐搢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李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即亦向時

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佃之計最長時不從嘏言其年十一月詔和後吳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後吳大將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爲之備嘏議以爲淮海非賊輕行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沈溺畧無孑遺恪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沒乎漢書張湯傳曰湯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說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爲乾失利爲沒臣松之以虔直以乾沒爲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於理猶爲未暢淳以得利爲乾又不可了愚謂乾讀宜爲乾燥之乾恪不過蓋謂有所徵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爲之

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泝淮示動青徐恪自并

兵來向淮南耳。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嘏常論才性

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

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嘏以明智交會。臣松之案：傅

子前云：嘏了夏侯之必敗，不與之交。而此云：與鍾會善

愚以爲夏侯立以名重致患，釁由外至。鍾會以利動取

敗，禍自己出。然則夏侯之危兆難覩，而鍾氏之敗形易

照也。嘏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見鍾會之將敗，則爲識

有所蔽，難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終，而情有彼此，是爲厚

薄。由于愛憎，奚豫於成敗哉？以愛憎爲厚薄，又虧於雅體矣。傅子此論，非所以益嘏也。嘉平末，賜

爵關內侯，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

春，毋丘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

尉孚往，惟嘏及王肅勸之。景王遂行。漢晉春秋曰：嘏固

從嘏，重言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鬪，其鋒未易當

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是時景王

新割目，痛創甚，聞嘏言，蹶然而起曰：我請與疾而東。以嘏守尚書僕射，俱東。儉、欽

破敗，嘏有謀焉。及景王薨，嘏與司馬文王徑還洛陽。文

王遂以輔政。語在鍾會傳。世語曰：景王疾甚，以朝政授

發喪，以景王命召文王於許昌，領公軍焉。孫盛評曰：晉

宣景文王之相魏也，權重相承，王業基矣。豈叢爾傅嘏

所宜問，則世語所云：斯不然矣。會由是有自矜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

量而勲業難爲也，可不慎哉？嘏以功進封陽鄉侯，增邑

六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歲薨，時年四十七。追贈太常

諡曰元侯。傅子曰：初，李豐與嘏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

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

事，遭明者必死。豐後爲中書令，與夏侯立俱禍。卒如嘏

言：嘏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散騎常侍荀勗、善徽、勗早

軍鍾毓並善相與綜朝事俱為名臣子祗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嘏著勲

前朝改封祗涇原子晉諸公贊曰祗字子莊嘏少子也

世語稱宣以公正知名位至御史中丞宣弟暢字世道祕書丞沒在胡中著晉諸公贊及晉公卿禮秩故事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

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官與

一代之制然其冲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覲亦以

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

以清鑒著傳嘏用才達顯云臣松之以為傳嘏識量名輩寔當時高流而此評但

云用才達顯既於題目為拙又不足以見嘏之美也

魏志卷二十一

魏志卷二十一考證

王粲亦不能加也注鍾繇王朗等雖各為魏卿相○各

宋本作名

自潁川邯鄲淳注乃更著衣幘整儀容○監本脫儀字

今添

繁欽注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記下疑有脫文

陳留路粹注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輩宋本作章

至景元中坐事誅注取稽字之上山以為姓○元本作

加山以為姓多加字

封列侯注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大



將軍將字疑衍

又注我年八十不能老爲君溺攢也○攢宋本作攢  
劉廙難用筆陳注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  
也○屈監本訛作闕今改正○  
劉劭日亦不蝕注豈是將處天災罪已之謂○處監本  
訛作虔今改正

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臣明楷按楊俊  
傳注引魏略云王象領祕書監受詔撰皇覽數歲而  
成又文帝紀云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  
篇號曰皇覽則劉劭王象俱在撰集之列非專出一

手也

著昌言詞佳可觀省○佳元本作皆

光祿大夫京兆韋誕注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  
結本或作然誤

亦著文賦頗傳于世注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疑  
是孟康○何焯曰孟康郭后外屬始仕見輕晚爲良  
二千石又冀部安平人當時自有胡康也

傅嘏士有恒貴官有定則○毛本作土有恒貢

未有六鄉之舉○監本誤六卿今改正  
任薄伐則德行未爲敘○何焯曰薄伐疑作簿閱謂官

簿閱閱也

為河南尹注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太  
平御覽無方字

又注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臣浩按劉靖者劉

馥之子也曾為河南尹傳稱其為政初雖如碎密終

亦于百姓便之有馥遺風則此靜當為靖字之誤

諡曰元侯注相與綜朝事俱為名臣○相與監本訛作

相友今改正

魏志卷二十一考證

魏志卷二十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桓階子泰陳羣子泰陳矯徐宣以衛臻以盧毓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魏書曰階祖父超父勝皆

南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

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

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

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

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反此而劉

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美曰：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仗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爲之內應，不亦可乎？美曰：善。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美，美病死，城陷。階遂自匿。久之，劉表辟爲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荊州，聞其爲張羨謀也，異之，辟爲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初建，爲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

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爲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

至。

魏書稱階諫曰：今太子位冠羣子，名昭海內，仁聖達節，天下莫不聞，而大王甫以植而問臣，臣誠惑之。於是太祖知階篤於守正，深益重焉。又毛玠、徐弈以剛蹇少黨，而爲西曹

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全保。其將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尚書典選舉，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爲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爲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爲之勢也。夫居萬死

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疆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文帝踐阼，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邑六百戶。又賜階三子爵關內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又追贈關內侯。後階疾篤，遣使者卽拜太常。薨，帝爲之流涕，諡曰貞侯。子嘉嗣，以階弟纂爲散騎侍郎，賜爵關內侯。嘉尚，升遷亭公主，會嘉平中以樂安太守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沒，諡曰壯侯。子翊嗣。世語曰：階孫陵，字元徽，有名於晉。武帝世，至熒陽太守卒。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湛，皆有

盛名。

寔字仲弓，紀字元方，湛字季方。魏書曰：寔德冠當時，紀謀並名，重於世。寔爲太丘長，遭黨錮，隱居荆

山，遠近宗師之。靈帝崩，何進輔政，引用天下名士。徵寔欲以爲參軍，以老病遂不屈節。湛爲司空掾，早卒。紀歷位平原相，侍中大鴻臚，著書數十篇。世謂之陳子。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總麻，執子孫禮。四方至者，車數千乘，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門。傅子曰：寔亡天下，致弔會其葬者三萬人。制總麻者以百數。先賢行狀曰：大將軍何進遣屬弔祠，諡曰文範先生。于時寔紀高名並著，而湛又配之。世號曰三君。每宰府辟命，率皆同時。羔鴈成羣，丞掾交至。豫州羣爲兒時，寔常奇異之。百姓皆圖畫寔紀湛之形象。

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爲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

往羣說備曰袁術尙彊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  
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  
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軍備恨不用羣言舉茂才除  
柘令不行隨紀避難徐州屬呂布破太祖辟羣爲司空  
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羣  
封還敎以爲模達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逵皆坐  
姦宄誅太祖以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皆  
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爲名臣世以羣爲知  
人除蕭贊長平令父卒去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爲治  
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旣建遷爲御史中丞時

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  
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  
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  
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  
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  
成三德易著劓剕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敎懲惡息殺  
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  
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  
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  
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

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為未可行。太祖深善繇羣言，以軍事未罷，顧衆議故且寢。羣轉爲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卽王位，封羣昌武亭侯，徙爲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及踐阼，遷尙書僕射，加侍中，徙尙書令，進爵潁鄉侯。帝征孫權，至廣陵，使羣領中領軍，帝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

羣爲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尙書事。帝寢疾，羣與曹真、司馬宣王等並受遺詔輔政。明帝卽位，進封潁陰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戶。與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開府。頃之爲司空，故錄尙書事。是時帝初莅政，羣上疏曰：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於天下，自喪亂已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

有讎黨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羣以爲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旣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羣又以爲宜詔真還帝從之後皇女淑薨追封諡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脩之儉羸博有不

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爲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况未朞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已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爲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

要又賊地聞之以爲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由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徒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况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臣松之案漢書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戶口最盛汝南郡爲大郡有三十餘萬戶則文景之時不能如是多也案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雖始承喪亂方晉亦當無乃大殊長文之言於是爲過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

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孫盛曰周禮天

子之宮有斲礪之制然質文之飾與時推移漢承周秦之弊宜敦簡約之化而何崇飾宮室示侈後嗣此乃武帝千門萬戶所以大興豈無所復增之謂邪况乃魏氏方有吳蜀之難四海罹塗炭之艱而述蕭何之過議以



爲令軌豈不惑於大道而昧得失之辨哉使百代之君  
眩於奢侈之中何之由矣詩云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其  
謂乎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  
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  
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  
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卽用其言  
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尙書在不得成此殿  
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  
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太祖時劉廙坐弟  
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太祖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  
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羣羣曰夫議刑爲國非爲私也

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龍

四年薨諡曰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羣功德分羣戶邑封

一子列侯

魏書曰羣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

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爲名臣奏議朝士  
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  
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而觸之與人言未嘗不  
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者歟答曰然可謂  
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者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  
親謂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  
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今爲人臣  
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  
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  
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泰字玄伯青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將軍爲  
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

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匈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尙書悉以還之嘉平初代郭淮爲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衆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偏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泰計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

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勅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并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縣遂皆降淮薨泰代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泰云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爲翅使涼州軍至枹罕討蜀護軍向祁山泰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涼州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數將萬人至枹罕趣狄道泰勅

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秦進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秦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並遣五營在前。秦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戰，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道，秦軍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祕亦到。卽與艾、祕等分爲三軍，進到隴西。艾等以爲王經精卒，破衄於西，賊衆大盛，乘勝之兵，旣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蛇。

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釁待弊，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秦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脩櫓積楹，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維之詭謀，倉卒所辦。縣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所謂疾雷不

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踊。維始謂官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臣松之案此傳云：謂救兵當須衆集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上下震懼，此則救至出於不意。若不知救至，何故伏兵深險，乃經三日乎？設伏相伺，非不知之謂。此皆語之不通也。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乃緣山突至，泰與交戰。維退還涼州，軍從金城南至沃于阪。泰與經共密期，當

共向其還路。維等聞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歎曰：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邽。初，泰聞經見圍，以州軍將士素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夜速到，還衆議以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斷涼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敢能沒經軍而屠隴右，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軍司馬文王曰：昔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任也。且城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爲急，征西速救得上策矣。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事。驛

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文王語荀顛曰：立伯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後徵泰為尚書右僕射，典選舉，加侍中、光祿大夫。吳大將孫峻出淮泗，以泰為鎮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詔徐州監軍已下受泰節度，峻退軍還，轉為左僕射。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文王率六軍軍丘頭，泰總署行臺。司馬景王文王皆與泰親友，及沛國武陔亦與泰善。文王問陔曰：立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己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泰前後以功增邑二

千六百戶，賜子弟一人亭侯，二人關內侯。景元元年薨。

追贈司空，諡曰穆侯。

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顛召之，顛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王待之曲室，謂曰：立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不更言。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尚書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時大將軍入于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立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歐血薨？臣松之案：本傳泰不為太常，未詳干寶所由知之。孫盛改易泰言，雖為小勝，然檢盛言諸所改易，皆非別有異聞，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舊。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而違實，固君子所不取。况復不勝而徒長虛妄哉？案博物記曰：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子恂嗣德漸漸小滅，時人為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

恂薨無嗣弟溫紹封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泰著勲前朝

改封溫為慎子

案陳氏譜羣之後名位遂微謀孫佐官至青州刺史佐弟坦廷尉佐子準太尉

封廣陵郡公準弟戴徵及從弟堪並至大位準孫

達字林道有譽江左為西中郎將追贈衛將軍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策

袁術之命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為功曹使矯詣許謂曰

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

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

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

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

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立德

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

此而深敬友矯郡為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

太祖矯說太祖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

為外藩則吳人剽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滂流未

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太祖奇矯欲留

之矯辭曰本國倒縣本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

弘演之義乎

劉向新序曰齊桓公求婚於衛衛不與而

君死懿公屍為狄人所食惟在肝在懿公有臣曰弘演

適使反致命於肝曰君為其內臣為其外乃剝腹內肝

而死齊桓公曰衛有臣若此而尚滅寡人無有亡無日矣乃救衛定其君太祖乃遣赴救吳

軍既退登多設間伏勒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矯為司

空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爲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大軍東征入爲丞相長史軍還復爲魏郡轉西曹屬從征漢中還爲尙書行前未到鄴太祖崩洛陽羣臣拘常以爲太子卽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卽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卽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卽位大赦

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帝旣踐阼轉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尙書令明帝卽位進爵東鄉侯邑六百戶車駕嘗卒至尙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世語曰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譖矯專權矯

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上明聖大人  
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  
二子騫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旣入盡日帝曰劉曄  
搆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餅授之矯辭帝  
曰豈以爲小惠君已知朕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帝憂  
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  
望社稷加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景初元年薨諡曰貞  
未知也

侯魏氏春秋曰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庭議其闕太祖惜矯才量欲擁全之乃下令曰喪亂已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

子本嗣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

優於司馬岐等精練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

諸軍事薨子粲嗣本弟騫咸熙中為車騎將軍案晉書曰騫字

休淵為晉佐命功臣至太傅封高平郡公初矯為郡功曹使過泰山泰山太

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為親友戲謂矯曰以郡吏而交二

十石鄰國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後為魏郡及尚

書令皆承代矯云世語曰悌字孝威年二十二以兖州從事為太山太守初太祖定冀州以

悌及東平王國為左右長史後至中領軍並悉忠貞練事為世吏表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又辭孫策之命

還本郡與陳矯並為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然俱

見器於太守陳登與登並心於太祖海西淮浦二縣民

作亂都尉衛彌令梁習夜奔宣家密送免之太祖遣督

軍扈質來討賊以兵少不進宣潛見責之示以形勢質

乃進破賊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東緡發千令遷齊郡

太守入為門下督從到壽春會馬超作亂大軍西征太

祖見官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定以為後憂宜得清

公大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為左護軍留統諸軍還為丞



相東曹掾出爲魏郡太守太祖崩洛陽羣臣入殿中發  
哀或言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  
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衛者心文帝聞曰所謂社  
稷之臣也帝既踐阼爲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徙城門  
校尉旬月遷司隸校尉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  
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  
至者帝壯之遷尙書明帝卽位封津陽亭侯邑二百戶  
中領軍桓範薦宣曰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  
時以策略爲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爲首故晉文行舅犯  
之計而賞雍季之言

呂氏春秋曰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

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代之利乎

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也竊見尙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爲左僕射後加侍中光祿大夫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尙方令坐猥見考竟

宣上疏陳威刑太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嘉納。宣曰：七十有縣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位。帝終不許。青龍四年薨。遺令布衣疏巾。歛以時服。詔曰：宣體履至實。直內方外。歷在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節。可謂柱石臣也。常欲倚以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諡曰貞侯。子欽嗣。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太祖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異之。數詣茲議大事。從討董卓。戰于滎陽而卒。太祖每

涉郡境輒遣使祠焉。

先賢行狀曰：茲字子許。不爲激詭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慮淵深。規

畧宏遠。爲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旌命。董卓作亂。漢室傾蕩。太祖到陳留。始與茲相見。遂同盟計。興武事。茲答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且言兵之與者。自今始矣。深見廢興。首讚弘謀。合兵三千人。從太祖入滎陽。力戰終日。失利身歿。郭林宗傳曰：茲弱冠與同郡。圈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鬻直。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垂名。夏侯惇爲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

爲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旣而赦之。後爲漢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會奉詔命。聘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

追錄臻父舊勲。賜爵關內侯。轉爲戶曹掾。文帝卽王位。爲散騎常侍。及踐阼。封安國亭侯。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遷尙書。轉侍中。吏部尙書。帝幸廣陵。行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僞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明帝卽位。進封康鄉侯。後轉爲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侍中。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慧。

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諸葛亮寇天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爲征蜀將軍。假節督諸軍事。到長安。亮退。還復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殿舍。臻數切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等軍。已過荆城。臻曰。然吳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爲勢以。

綴征南耳。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帝欲自東征，臻曰：「權外示應亮，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爲慮。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帝到尋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母丘儉上疏曰：「陛下卽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脩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行軍遂不利。臻遷爲司空，徙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戶，封一子列侯。

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菑侯丁儀等爲之羽翼，勸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及文帝卽位，東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侯何如。臻稱明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尙書令，及爲弟求婚皆不許。固乞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義壓彊秦，留侯頤神，不忘楚事，讜言嘉謀，望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薨，追贈太尉，諡曰敬侯。子烈嗣。咸熙中，爲光祿勳。

臣松之案：舊事及傅咸集，烈終於光祿勳。烈二弟京、楷皆二千石。楷子權，字伯輿，晉大司馬汝南王亮輔政，以權爲尙書郎。傅咸與亮牋曰：「衛伯輿，貴妃兄子，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屬。東宮官屬前患楊駿親理塞路，今有伯輿復越某作郎，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回聽。權作左思吳都賦，敘及注，敘粗有文。

辭至於為注了無所發明直為塵穢紙墨不合傳寫也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

續漢書曰植字子幹少事

馬融與鄭玄同門相友植剛毅有大節常喟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不應州郡命召建寧中徵博士出補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稍遷侍中尚書張角起以植為北中郎將征角失利抵罪項之復以為尚書張讓劫少帝奔小平津植手劍責數讓等讓等皆放兵垂泣謝罪遂自殺董卓議欲廢帝眾莫敢對植獨正言語在卓傳植以老病去位隱居上谷軍都山初平三年卒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間鄭喪子產而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敬遣丞掾脩墳墓并致薄醪以彰厥德植有四子毓最小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袁紹公孫瓚交兵幽冀饑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行見稱文帝為五官將

引徑斷律能自生意

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琰舉為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為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為可殺之為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

經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爲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議令史。魏國旣建。爲吏部郎。文帝踐阼。徙黃門侍郎。出爲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爲屯田。而譙土地瘠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爲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青龍二年。入爲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姦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

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在職三年。多所駁爭。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毓爲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窻八達之謂。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

兩說各有指要在  
主者斟酌之可耳

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  
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  
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  
蒙。帝納其言。即詔作考課法。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  
帝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  
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  
帝乃用暨。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  
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  
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

服其言。齊王即位。賜爵關內侯。時曹爽秉權。將樹其黨。  
徙毓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為廷尉。司隸畢  
軌又枉奏免官。眾論多訟之。乃以毓為光祿勳。爽等見  
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隸校尉。治其獄。復為吏部  
尚書。加奉車都尉。封高樂亭侯。轉為僕射。故典選舉。加  
光祿大夫。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大梁鄉侯。封一子高亭  
侯。母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出征。毓綱紀後事。加  
侍中。正元三年。疾病遜位。遷為司空。固推驃騎將軍王  
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王祥。詔使使者即授印綬。  
進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百戶。甘露二年薨。諡曰成侯。

孫藩嗣毓子欽珽咸熙中欽為尚書珽泰山太守

世語曰欽

字子若珽字子笏欽泰始中為尚書僕射領選咸寧四年卒追贈衛將軍開府虞預晉書曰欽少居名位不顧

財利清虛淡薄勤修禮典同郡張華家單少孤不為鄉

邑所知惟欽貴異焉欽子浮字子雲晉諸公贊曰張華

博識多聞無物不知浮高朗經博有美於華起家太子

舍人病疽截手遂廢朝廷器重之就家以為國子博士

遷祭酒永平中為祕書監珽及子皓志並至尚書志子

謙字子諒溫嶠表稱謙清飭有文思謙別傳曰謙善著

文章洛陽傾覆北投劉琨琨以為司空從事中郎琨敗

謙歸段末波元帝之初累召為散騎中書侍郎不得南

赴永和六年卒於胡胡中子孫

過江妖賊帥盧循謙之曾孫

評曰桓階識覩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仗名義有清流

雅望泰弘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

外故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

矯宣剛斷骨鯁臻毓規鑒清理咸不忝厥職云



魏志卷二十二

魏志卷二十二考證

陳羣南安太守鄧艾○南安監本作汝南

臣明楷按鄧

艾傳云出叅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非汝南也今改

正

陳矯復為魏郡轉西曹屬○毛本無轉字宋本無郡字

衛臻輒遣使祠焉注後文生以穢貨見損○監本損誤

捐今改正

盧毓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太平御覽作

皆未與夫相見

在職三年多所駁爭○太平御覽作多所駁易

名如畫地作餅○太平御覽作有名如畫地作餅多有  
字未與夫休貝

挺泰山太守注清飭有文思○清飭毛本作清出

世今如五

清飭與夫休貝○蓋本財賄

五

艾軒云出參孫西軍事蓋南安太守  
刺舉南安太守雁艾○南安蓋本非

魏志卷二十二考證



名如畫地行劄○太平御覽作不  
字

避秦山人守注清飭有文惠○清飭毛本無清出

讀本卷二十二志證

